

# 雅俗共賞



如是我見  
楊不秋

朋友最近出差上海歸來。我問她上海現況如何，她不無失望地說，變化挺大，可惜感覺並不好。印象中高雅洋氣的城市，現在到處都是年輕人花枝招展地拍視頻搞直播，讓人感覺俗不可耐。然後她還發來一張餐廳照片，是那種老洋房翻新之後的中西融合餐廳。一眼望去氛圍感不錯；細看之下，真就如她所說，幾乎每張餐桌邊都是「演員和攝影師」。

我明白她的感受。令人費解的是，傳統認知中的核心，比如內容含義和精神實質，時代意義和傳播價值，好像不再重要了。大眾的潮流和口味，彷彿正在成為價值評判的至要標準。在我還沒搞清楚流量是什麼的時候，就已經看到流量帶來的生產力和變現力。可是，流量究竟可以流傳多久呢？

無意間薄美食視頻，我關注美食博主「食貧道」也有許多年。一位前央視戰地記者，做的視頻每期二十分鐘左右，講中國和世界各地的吃飯故事。有人間煙火氣和社會萬象，有家國情懷和對生命的感悟。食物和食物背後的人和故事，他總能找到一個自然昇華的角度，呈現「唯美食和愛不可辜負」。背景音樂也經過精心編排，耳朵和眼睛都有被關照和重視。即便如此，他也曾經透露自己內心的

掙扎：究竟要吸睛吸金而選擇流量，還是要對得起藝術和情懷而選擇內容。畢竟，陽春白雪總有曲高和寡的風險，下里巴人反而更容易得到大眾的青睞。這，也許就是雅俗之別。

在不同的時代，恐怕都難免雅俗之爭。最近剛讀完西川老師講北宋山水畫的一本書，其中提到北宋的文人士大夫階層最是厭俗、抵俗。蘇軾有詩云：「人瘦猶可肥，士俗不可醫。」連模仿《蘭亭序》寫字這樣在今天看來很具風雅之事，也被黃庭堅詬病為凡夫俗子，無藥可救，他寫道：「俗書喜作蘭亭面，欲換凡骨無金丹。」可也許正是他們如此對雅緻風流的堅持，對通俗流行的抵制，看似苛刻刻板，卻讓北宋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，留下了無數璀璨，令後世難以媲美，也令北宋冠以風雅二字。

高雅之樂，意趣深遠；通俗之樂，輕鬆愉悅。脫離群眾的高雅，好像空中樓閣，虛無縹緲而容易被時光的塵埃所掩蓋；迎合主流的通俗，雖然可以輕鬆取悅大眾卻也因為缺乏深度而難以長久的捆綁大眾。雅俗共賞絕非易事，卻又是一個恰好處且非常重要的平衡。好在有像「食貧道」這樣對內容和深度的堅持，有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和藝術館推出針對普羅大眾的藝術導賞和講座，這些平凡的努力聚沙成塔，讓很多傳世的珍寶不會止步於我們這個時代，以及我們也會留下一些值得讓後世遺望和懷念的印跡。



# 邂逅敘利亞



市井萬象

近日，「敘利亞古代文物精品展」在廣東省博物館開展迎客，共展出二百一十件／套文物精品，為觀眾呈現古代敘利亞地區的文明畫卷。

圖為小朋友參觀祭拜者雕像。

中新社

# 探險「四角地區」



天南地北

吳捷

美國猶他、科羅拉多、亞利桑那、新墨西哥四州的交匯處，作為州界的一條經線和一道緯線，如平面幾何坐標的x軸與y軸交錯，畫出方方正正的四個直角，俗稱「四角地區」（Four Corners Area）。在這裏，莽莽荒荒、罕絕人煙的紅土之上，頁岩、砂岩、花崗岩的高台，周圍和中心的岩層在日曬雨淋、風刀霜劍之中悄悄剝離，或任由流水割磨齧咬，留下一座座砂石的穹窿、堡壘、殘樓、頹閣，以及一道道或纖長或厚重的石拱、石橋。

拱形，弧形，圓形，都是優美的形狀。「雨霽虹橋晚，花落鳳台春」，「雙橋落彩虹」，很多人造橋的孔洞就是拱形或圓形。唐詩的意境裏，分不出究竟是虹，是弧，還是兼而有之？在猶他州東南的天然石橋國立保護區（Natural Bridges National Monument），若能不辭辛勞，下到谷底，再徒步行至三座天然石橋之下，即可與它們古老而沉重的身軀靜靜相對。三座石橋像從巨人厚壯的胸肌和肩胛延伸出的手臂，二頭肌、三頭肌左右堆起，其中Sipapu高六十七米，厚十六米，跨度約八十二米，為世界第二大天然石橋。三座石橋中據推測最年輕的是Kachina，厚達二十八米。這些巨岩堆出的史前冥頑，俯視我這不足六英尺的速朽有機體，不知作何感想？

四角地區遍布自然力侵蝕的神工。三座天然石橋以南約四十五英里處，聖胡安（San Juan）河屈曲蜿蜒，慢條斯理，用三億年時間切割出一道九曲深峽，名為鵝頸峽（Goosenecks）。曾與三葉蟲、肺魚、恐龍、猛獁象這些史前生物作伴的河水，自深谷緩緩流過，流走三億年渾濁的時光。從峽谷邊向西南方遠眺，紀念碑谷（Monument Valley）的幾座天然石碑、石城如海市蜃樓，浮現天際。鵝頸峽旁是眾神之谷（Valley of the Gods），遍地崎嶇不平的砂石坑窪，最好有四輪驅動，輕輕開進這天神的花園，可見岩石東一叢、西一莖，如花蕊挺秀，碩果累積。眾神毋須費力，只是將風沙、烈日、雨雪、冰霜、地表水和地下水輕輕灑落在這一帶，然後安坐一旁，花億萬年的時間觀看它們的成長和變化，每一千萬年都有新品種、新景觀成形。

從天然石橋去鵝頸峽，抄近道走二六一號公路。由北向南行駛，首先看到路邊接連不斷的警示牌，禁止房車、拖車、長巴士通行，不禁好奇：前方是什麼妖怪路？開到此路最南端，才發現最後三英里是在一座高台的懸崖邊鑿出的狹窄碎石小路，必須貼着猙獰的石壁沿Z形行駛，全程海拔驟降約三百六十六米，卻可以在坡度是百分之十一的陡坡之上，俯瞰整個眾神之谷，景色壯美，無與倫比，卻美得極其令人分心，既危險，又超值。將汽車掛到最低的一擋，戰戰兢兢，顛顛巍巍，延延緩緩，滑溜不停，聽碎石在車輪下不斷呻吟抱怨，一路因為緊張和貪看美景而幾度屏息。迎面偶爾會開來從崖底上坡的勇士，我們在彼此讓路之時都會揮手致意。僅僅三英里的路途，磨蹭了二十多分鐘。蹣跚到懸崖底，仰望來時路：危乎高哉。核實美國汽車協會地圖和谷歌地圖，卻都未標明這最後一段坎途。

畢竟，四角地區是全美國最蠻荒地帶之一，人煙稀少，路況極差，砂土路、石頭路、大坑路、搓衣板路，縱橫交錯，比比皆是，很難一一標註。開在這些路上，一個車輪的輪轂蓋都不知何時甩掉了，卻再無勇氣原路返回尋找。人當然也跟着在車裏顛簸得東倒西歪七葷八素，難免用所有會說的語言詛咒咒地。然而，正因為無遠弗屆的水泥和柏油在此止步，這一片沙漠和山谷得以保持原始洪荒，早期原住民的穴居和崖居遺址得以清靜獨處，朝聖者的鞋底和車輪到這裏都必須小心翼翼，所有走馬觀花、意

志不堅、只圖便利和舒服、只會依賴電子導航設備的旅客都會望而卻步。「夷以近則遊者眾，險以遠則至者少，而世之奇偉、瑰怪、非常之觀，常在於險遠，而人之所罕至焉。」若想遠離塵囂，想尋找堪比火星之瑰麗詭異的景色，想置身月球般孤絕蟲魅之間，非踏遍坎坷之路不可。

地質年代的比例尺，以百萬年為單位。除了地震、海嘯、火山爆發這類突發的暴力表現之外，更多發生的是默默積聚，悄悄侵蝕，輕輕開裂，粉屑般不知不覺地掉落。如果以地質年代為標尺，石橋和石拱都是短命的。侵蝕作用仍在夜以繼日進行，流水依然在齧咬、搬運，從未停息。一九九二年，粗壯的Kachina石橋頂部突然落下約四千噸砂岩。至今，這些岩石仍堆積在橋下，與遮蔽其上的巨大石橋相比，彷彿麵包棍上掉落的幾粒麵包屑。或許在千百年後，或許就在明日，一座美麗的石拱或石橋會被最後的一絲微風擊毀，轟然倒塌。

我也想如眾神悠閑，高卧雲天，俯瞰陽光霜露、山風荒雨用千萬年精雕細刻出一道石拱，堆砌出一彎穹窿，再用千萬年將它們點滴消磨成塵埃。只是肉眼太淺，人生太短，縱使終生相伴石拱之側，所見可能只是紋風不動。人類全部的歷史，不過數十萬年而已，還不夠看罷一度的滄海桑田。

在我蜉蝣般的有生之年，何其幸運，能與這些石拱、石橋、穹頂、曲峽分享同一段空間與時間。幾十年與億萬年在那一瞬間的交會，注定了我對四角地區漠漠蠻荒的鍾情。



▲Sipapu石橋。

作者供圖

風格修建。

資料圖片



# 參觀前深水埗配水庫



HK人與事

楊田田

前深水埗配水庫位於主教山，落成於一九〇四年，在二〇二一年獲評為一級歷史建築。我在網上觀看了虛擬導覽後，被其仿羅馬建築風格吸引，更加沒想到香港還有這麼一處地方，因此增添了到現場觀賞的興趣。出於保護舊跡的目的，水務署僅對前深水埗配水庫開放有限度的現場參觀。因此，導賞團的網上預約十分火爆。等了一段時間，終於輪到我參加導賞團。

那一天，在炎炎夏日下，團友們從四面八方趕到集合地，在導賞員的帶領下，先登上繞主教山而行的三百多級階梯，來到前深水埗配水庫的入口。入口位於一個開闊的平台下，沿着扶手樓梯而下，上百條排列整齊的花崗石柱即映入眼簾，馬上切換到一個空間感十足的地下世界。配水庫由高聳的花崗石柱支起，內部開闊。花崗石柱的上方是由紅磚砌成的半圓拱券及混凝土拱形天花，不少地方還有些滲水，偶爾聽到滴答的水聲。視線往下，地板上堆放着一些巨型碎石。

據導賞員介紹，這些碎石屬於幾條斷裂石柱。地上的射燈打出黃色的光，更加烘托出古典、幽靜的氣氛。現場可見，水務署在保護這個歷史建築上花了不少心思。例如在配水庫外露部分加裝玻璃天窗以加固及保護內部結構，及在參觀路線上的風扇、隱藏在暗處的通風和消防設備。

前深水埗配水庫屬「早期九龍重力自流供水系統」的項目之一，該計劃將食水從源頭九龍水塘輸送經此配水庫輸送到各濾水池。後來，隨着城市發展，人口增加，前深水埗配水庫已無法負荷周邊人口的用水需求，逐步退出歷史舞台。幾年前，配水庫的舊跡再次被重視。作為歷史建築，前深水埗配水庫保育良好，成為介紹香港歷史的活教材。

漫步在配水庫中，我想起英國巴斯羅馬浴場。巴斯以羅馬浴場為主要景點，每年吸引上百萬遊客。當然，與前深水埗配水庫相比，巴斯羅馬浴場的面積更大、建築更加精美、細節景點也更多。但前深水埗配水庫有它的特色。它曾承擔着歷史使命，默默地服務過本地市民。今天，身處此地，我對香港歷史建築的了解及文物保育的意識又增添了一份。

兒子不足四個月大時，開始有了笑的表情，胖嘟嘟的臉蛋閃着紅光，像九月裏熟透的蘋果。五個月時，已經可以連續笑出聲來，而且只需輕輕一逗，立馬樂得合不攏嘴。笑聲清脆如山澗清流的小溪，悅耳更悅心。於是，已近不惑之年的我，在那一刻才真正懂得了什麼叫做「給點陽光就燦爛」，而且快樂可以如此簡單。

兒子四歲時，上幼兒園的中班。每天接他放學，都要經過一處大樓梯。每次，抬頭仰望那近百級台階，我的心裏無不頓生怯意和乏味。可兒子卻看不出有半點怯意，反而蠻歡喜地左右轉着圈往上攀爬，嘴裏還斷斷續續地哼着兒歌。小書包隨着兒子蹦跳的節奏，在他後背上歡快地跳躍。那一刻，望着兒子的小背影，我的心窗被豁然打開：原來人活一世，再怎麼單調、枯燥的日子，也可以過得多姿多彩，有情有趣。

兒子六歲那年，一次我和妻領他上街，巧遇同事的母親張姨。性格爽朗的張姨首先對兒子長相大加讚賞了一番，隨後話鋒一轉，笑咪咪地給兒子出了個小難題：「是爸爸最疼你呀？還是媽媽最疼你？」兒子張了張嘴，欲言又止。怎奈張姨不依不饒。兒子想了想，只好撓着頭皮回答：「在家的時候媽媽最疼我，出來玩爸爸最疼我。」那一刻，我用很感激的目光望着兒子。雖說童言無忌，即便兒子只選一個，作為父母，落選的那個定也不會在意，但心裏多多少少還是會有那麼一絲不悅的。兒子如此智慧的回答，既巧妙地避開了張姨的「故意挑釁」又消除了我和愛人的小尷尬，而更令我欣慰的是，從兒子這句智慧的回答裏，我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：幸福生活是需要一點智慧的，而且與人相處，不但要善解人意，更要巧解人意。

轉眼兒子十一歲。上個周末是兒子十一歲的生日，讀小學五年級的他，不但已初顯小男子漢的「陽剛」，而且還常常語出驚人。那個晚上，吃完蛋糕，我和兒子很隨意地討論起了關於理想的課題。我問他，長大後的理想是什麼？不料兒子的表情瞬間凝重，接着很認真地對我說：「爸爸，我要當一名醫生。」「為什麼呀？」我不解地問。「那，我就能親手把奶奶的病治好了呀！而且，剛才吹蠟燭時，我許的願就是這個。」昏黃的燈光下，兒子的眼裏已網滿了淚花。我鼻子一酸，淚濕雙眼。一年前母親患了阿爾茨海默症，伴有輕微的偏癱，神志恍惚，常把我們幾個姐弟的名字張冠李戴，動輒還大發脾氣抑或破口大罵。唯獨對孫子卻思路清晰，且和顏悅色言聽計

從。祖孫倆的那股子黏糊勁兒，我甚至都有點醋意。兒子的話讓我百感交集。欣慰於自己幾年的傾心引導，終使兒子幼小的心靈已開始閃現善念的光輝。更讓我恍然徹悟：其實一個人的理想，很多時候可以不必那麼高遠，那麼氣吞山河，那些對大多數人而言都太飄渺、太遙不可及。最好把理想的高度盡量放低，低到能讓自己最親最愛的人觸手可及。如此，理想才最接地氣，也最容易照進現實。從呱呱墜地到如今的小男子漢，我驚喜地發現，兒子十一個春秋的成長歷程，居然也是作為一個父親的我，自己的成長。這個既頑皮又可愛，時不時還惹我暴跳如雷的迷你的自己，不但時常把我感動，而且還讓我的心靈有幸得到一次次地清洗，更讓我一點一點品嚼出了生活乃至人生的許多真味。



人生在線  
劉世河

# 家有小兒已長成